

## 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楊乃武與小白菜 第二回 末路悲風淒涼透骨 荒村苦雨歲月煎心

話說葛大，喻氏夫婦，由喻氏胞弟說合了畢生姑給品連做童養媳。葛大夫婦很是歡喜。又見生姑十分聰明伶俐，可以幫助喻氏辦理家事，喻氏很是快活。誰知過了幾天，好事不常。葛大有一天，絕早起身，在店內做了一口豆腐，到了午間，午飯已過，葛大覺得身體困倦，便在店內向桌上一伏，竟安然睡去。這時候正是深秋天氣，寒風凜凜。葛大睡在桌上，受了一陣涼風，打了一個寒噤，身上都露了栗膚。及至一忽醒來，覺得身上寒冷透骨，連打了幾個噴嚏，頓時有些頭目森森起來。知道受了寒氣，忙起身披上一件棉襖。當時也不以為意，到了晚間，卻覺得頭眩鼻塞，耳鳴目昏，四肢酸楚，坐立不住，便向喻氏說了，欲先去安睡。喻氏忙在葛大頭上一摸，卻是炙熱非凡，不禁吃了驚。慌忙到裡面把床上被褥鋪放就緒。向葛大道：「快些睡吧，你發熱呢，待我去買一服風寒疏散的藥，濃濃的煎了服下，蓋上被兒，出一身大汗，把風寒趕出，即便好了。不然，明天沒人作活計呢。」葛大點頭道：「正是。倘直是生起病來，誰人能作買賣呢，那就糟了。」說畢，忙忙的脫了衣服，睡將下去。喻氏即把一床重被，同葛大蓋好。一面取了些錢，命品連快些出店，到街上錢寶生所開設的愛仁堂藥鋪，托錢寶生撮一服發汗風寒的藥料來，煎給葛大吞服。倉前地方，本是個市鎮。只有錢寶生開著家愛仁堂藥鋪，並沒有第二家藥店。那錢寶生，便是愛仁堂藥店的主人，也懂的一些醫理，常是同人家瞧瞧小病。所以倉前鎮上的人民，遇到了受了感冒、發熱起燒，也不請醫生診脈，只到愛仁堂去，向錢寶生討藥。今天喻氏見葛大發燒的甚是炙手，怕真的病倒，沒人可做買賣，便也忙忙的命品連到愛仁堂去，向錢寶生撮藥。品連領命。飛也似的去了。喻氏在家中，即在外面收拾了一回，開了店門。品連也拎了一服飲藥，走將回來。喻氏忙取過一個瓦罐，把藥放下，注了水在爐上煎了一回，煎得濃濃的八分一碗，端至床上，叫葛大道：「快把藥趁熱喝下，重重的出一身大汗，明天病便好哩。」葛大被喻氏叫起，欠起身子，將藥服下，依舊睡倒。喻氏即把被褥同葛大蓋和嚴密不透，自己收拾了杯盞，自到外面同品連、生姑一齊吃過晚飯，三人一同收過殘肴，洗滌乾淨。喻氏即到房中，一瞧葛大，雙頰炙熱的似火一般的通紅，鼻寒氣重，在床上翻來覆去，祇不安穩，知道病勢不輕，心中很是急著。便命品連、三姑，睡在外面。生姑在床下地上，鋪下草席被褥，睡在床下，萬一夜間有什麼事情，可以叫喚起來。生姑聽了，即把自己的被褥抱到裡面，鋪在地上，先自睡下。喻氏也胡亂的在葛大足旁睡了下去。聽的葛大漸漸的有些睡熟，喻氏忙碌了一天，身體很是困倦，也朦朧睡去。

及至一覺醒來，見天色已是發了魚肚白色，忙坐起身來，瞧葛大，雙眼似開似閉，竟有些昏沉的模樣。喻氏心中，不禁亂跳，即把手在葛大頭上一摸，卻仍是炙手非常，并不退了寒熱，不覺焦急起來。知道今天葛大不能再起身操作，可是家中不能一天不做買賣，是個做一天吃一天的清貧人家。葛大平日，雖也略略有些積蓄，卻甚是細微，坐吃山空，萬萬不能支持。虧的昨天，製就的豆腐、百頁等物，還剩下不少，自己同品連，隨了葛大，也學得些做豆腐的手藝。今天葛大就不起身，自己同品連、生姑三人，也可勉強支持買賣。不過倘是葛大有半月十天，病體不好，那就應付不來的了。當下喻氏忙忙起身，叫醒了品連。生姑，一同起來，開店做買賣。三姑這時，也已醒了，只坐在一旁呆看。喻氏忙了半晌，聽的裡面葛大叫道：「品連，快取杯茶我喝呀！」品連聽了，忙答應一聲，在茶壺內倒了一杯熱茶，送到裡面。喻氏也走到裡面問道：「怎麼樣了？」葛大道：「不行呢，頭痛的很。」喻氏一望葛大，見他面上依舊緋紅的如火烘一般，知道尚是燒得厲害，即向葛大道：「今天請個大夫來瞧瞧吧。我看你的病是不輕呢。」葛大聽的，嘆了一口道：「我們這般人家，做一天吃一天的，難道還能化錢服藥不成？我想捱兩天總能好的，別多化了冤枉錢，我又不能起來做買賣，沒有了錢，連飯都要沒有得吃哩，還說什麼請大夫服藥呢？」說罷，雙目之中，竟落下淚來，嗚咽個不住。喻氏忙安慰道：「你別這麼了，自己身體要緊，話不是這樣說的。家中全仗著你一人做買賣過活，我是一個女人家，怎能支持門面，品連又小，生姑比了品連又小幾歲，人卻伶俐，也是個女孩子呀，只能幫著我做些煮飯洗衣等家事。應付做買賣越發的不成功的。三姑這傻子，愈其是不用說了，呆的這般情形，連米麥都分別不出的，還說什麼別的事情。你倘是有個三長兩短，叫我怎麼辦呢？」說著也不覺嗚咽起來。又暗聲道：「你快些別悲傷，請大夫來瞧瞧是正經。身體好了，多做一些買賣，不強似病在床上，不能開店了嗎？」葛大聽了，只是搖頭。

喻氏也不管他。出去外面叫過品連，到街上去請大夫。品連領命飛也似的去了。喻氏自在家中，整理家事，命三姑看守門戶。生姑在裡面，瞧著葛大，可要什麼茶水，服侍葛大。不一刻，品連回來，已請下了大夫。到了午後，大夫到來，喻氏接迎進去，坐在床旁，喻氏先把葛大昨天白天受了風寒，晚間得了病症的話，細細向大夫說明，大夫聽了，便向葛大面上望了望氣色，取過幾本舊書，枕了葛大手腕，靜心診脈。診過之後，又瞧了瞧葛大舌苔。瞧畢之後，不禁皺眉著臉，只是搖頭。喻氏見了，知道病勢沉重，忙問道：「大夫，這病還不要緊嗎？」大夫道：「這病乃是由食滯夾風寒而起，平時總是很貪涼爽。在夏季內受足了風寒，又加著積滯辛苦，昨天借著受些秋氣尖風，遂一發不可收拾，已轉入傷寒之症。病勢很是鄭重，目下快些調理，或者還不要緊。」說畢，立起身來，走到桌邊坐下。生姑早把紙筆墨硯預備舒齊。大夫即坐下開寫藥方，喻氏取錢打發了看封，仍到裡面。大夫開下藥方，自出門去。

喻氏、品連一同送過，忙把藥方交給品連，到愛仁堂去抓藥。抓來之後，即趕忙把藥煎好，送到床邊，扶起葛大，趁熱喝下。葛大仍舊睡好，喻氏把被褥蓋好。一天過後，明天早上，喻氏起身之時，忙先一瞧葛大，卻仍是炙手異常，病勢很是沉重。比較了昨天，有增無減。雙頰之上，燒的如紅露一般。上下嘴唇，竟已發了焦紫顏色，只嚷著要茶喝。喻氏心中，十分著急。這天的店，也無心再開，只忙著料理葛大病症。無奈葛大的病症，每天只是有增無減，服下的湯藥，渾如石沉大海，一些兒功效沒有，把喻氏急得一籌莫展。品連、生姑，也都愁眉不舒。連三姑這般的傻子，也只呆呆地望著葛大，一言不發，只聽得床上葛大不住的呻吟，喻氏瞧著葛大病勢情形不好，暗想自己是個女流之輩，平日全仗了葛大，每天開店做些買賣，方可苦度光陰。到如今葛大一病這般的幾天。葛大從前辛勤刻苦，略略存的一些款項，已被葛大病中用得一乾二淨。并且這幾天醫藥費，已由典質而來。萬一的葛大有什麼變故，自己一人如何可以支持。想到這裡，心中益發的難受起來。忙打定主意，喚品連道：「品連，快到你舅舅家中，請舅舅到來，我有事請商議呢。」品連平日年紀雖小，常是隨著喻氏到敬天家中，所以倒認的路途。聽的母親吩咐，忙答應一聲，到房中換了一件乾淨短衫，慌忙出去，飛也似的向敬天家中去了。喻氏在家中，悶悶的坐在葛大床邊。

約有半個時辰。聽的外面敬天叫道：「怎地姐夫有了病呢，姐姐怎不早命品連到我家中來叫我呢？」話猶未畢，敬天早自外面匆匆走入，品連隨在後面。喻氏見敬天到來，嗚咽道：「兄弟，你瞧你姐夫，病到這般光景，萬一有一個不測之處，叫你姐姐怎麼過呢？」敬天一面走到葛大床前，向葛大細細觀看，一面向喻氏道：「姐姐，且別悲傷。天有不測風雲，人有旦夕禍福。吉人自有天相，不久自然就好，快請大夫要緊。」喻氏道：「正是呢。這幾天請了大夫，診脈服藥。可是服下藥去，一些兒效驗也沒有，我們家中。都靠著做買賣生意，才有些飯吃，如今你姐夫一病了這許多日期，每天又得請大夫撮藥，那一件不要化錢，又不能開店賺錢。把你姐夫沒有生病的時候，每天節省下的一些，早花個精光。這幾天還虧是典了些衣服，方能請個大夫。這般下去，怎生得了呢？倘是你姐夫得些什麼，那越發的沒法料理哩。」說到這裡，雙目之中，兩行清淚，早向下直挂，聲音也變成了泣不成聲，敬天聽了，心中很是悲傷，便把葛大面上細細一看，見葛大面色，已枯白的一些血色沒有，又帶著一般黑氣，雙目下陷，兩顴削縮，上下嘴唇，都燒的焦黑顏，已是瘦的不成模樣，知道病勢不輕。正欲回身向喻氏商議，恰巧葛大這時，猛一睜眼，見敬天立在床邊，便點了點頭，帶著喘道：「兄弟，你來了嗎？我卻不成了。你姐姐同你外甥，都要你照顧些，我死了也感激兄弟的大恩。」說畢，痰氣上涌，忙伸手向喻氏要茶。一雙枯手，卻瘦得似鳥爪一般，只抖個不住。敬天瞧了，心中忍不住一酸，雙目中的悲淚，禁不住流將下來。又怕葛大看了傷心，反添了病症，忙把手帕抹過，低聲道：「姐夫何必這般的傷心。只要請個好大夫來，服下藥去，自

然病就好哩。」喻氏這時已取上茶來，端到葛大口邊。葛大喝了一口，點頭道：「但愿如此，可是不中用的了。兄弟，可得瞧同胞面上，你姐姐總要你照應。」敬天一面安慰葛大，一面向喻氏道：「姐姐，這幾天請的是誰來瞧病呢？開下了什麼藥方？」喻氏即在床前抽屜之中，取出了藥方，給敬天觀看。敬天看了，知道是傷寒重症。藥方上的藥案，開得十分凶險。又瞧見葛大病體，知道很是厲害，心中也很著急，便向喻氏道：「姐姐，如今也別說旁的，開店做買賣，那自然是不成功的了。姐夫病症既然這般的沉重，趕緊的找個好大夫瞧瞧。病好之後，方能再做生意。不然這般的拖延下來，越發的不好呢。」喻氏道：「話是不錯的。只是兄弟你知道的，似你姐夫這般光景，請幾個普通大夫，撮藥等病中費用，已是很難的了，怎能去找好大夫呢？那裡來的錢呀？」說著，不覺又嗚咽起來。敬天忙道：「姐姐，且別悲傷，這不是哭的事情。我的家景，也不大好，不然，這一些些還用說的嗎？如今這樣吧，我先借十塊錢給姐姐，請大夫要緊。姐夫好後，再還我就是。」喻氏點頭道：「兄弟的景況，我也知道的。可是如今是沒法的事，只能這般的了。待你姐夫病好之後，再歸還吧。」敬天道：「姐姐這倒沒有什麼，彼此都是至親，也無用客氣什麼。誰沒有困難的日子呢？」當下即在腰兜內取出了十塊雪也似的大洋，交給喻氏，喻氏收過，敬天又安慰了一回喻氏同葛大，又向生姑道：「生姑，前天你母親托人寄信來說，停幾天要來瞧你哩。」生姑本很想念母親，聽敬天這般說法，心中甚喜，便點了一點頭道：「姨夫，母親來了，千萬請他老人家來瞧俺，俺正想念呢。」敬天道：「那是自然，我還有些事呢？你在這裡，好好侍奉你家公婆。」生姑連忙答應。敬天即起身告辭。

喻氏送了幾步，自進房去，忙又喚品連去請大夫，同葛大診病服藥。無奈葛大病體沉重非凡，服下藥去，依然一些效驗沒有，反越發的加重起來。過了兩天，竟是人事不知，口中只說囈語。喻氏慌了手腳，知道不好，同品連、生姑、三姑四人，盡夜衣不解帶的侍奉湯藥，家中錢又困難，敬天的十塊錢也用的差不多了。喻氏等四人，已累的憔悴不堪。又過了一天，喻氏見葛大的模樣，不似可以好的了。大夫又來診病，也只是搖頭，連藥方也不肯開下，長嘆走了。喻氏知道沒有挽救希望，心中悲哀，自不必說，雙目之中，只流著眼淚。暗想家中，已是一錢沒有，倘是葛大橫將下來，一切後事費用，怎生的了？忙命品連，去請敬天到來商議。敬天聽的葛大將要不好，忙回了妻子王氏，隨著品連趕到喻家，喻氏一見，早忍不住痛哭起來，向敬天道：「兄弟，這怎麼好呢？人是瞧上去不中用的了。可是萬一的橫將下來，家中一些沒有，如何得了？」敬天也覺悲傷，一面止住了喻氏哭泣，一面走到床前，一看葛大，已是雙目昏花，只是胡叫亂說。一口牙齒，也燒的如焦炭一般，欲知葛大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